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四輯 第六冊

近代史外國史研究論集

大陸雜誌社印行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四輯第六冊

近代史外國史



1377

大陸雜誌社印行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四輯

第六冊 近代史・外國史研究論集目錄

再論太平天國與民族主義·····	簡又文	一
太平天國的婦女政策·····	陳仲玉	一三
太平天國新史料——千王遺墨·····	簡又文	二五
章炳麟的排滿思想·····	小野川秀美著 李永熾譯	二七
戊戌後的康有為·····	徐高阮遺著	四九
立憲派與辛亥革命（提要）·····	張朋園	六五
張著「立憲派與辛亥革命」·····	韓國閔斗基撰 湯秀貞譯	七一
論志賀重昂與梁啟超·····	彭澤周	七三
梁啟超與東京大同高等學校·····	彭澤周	八〇
庚子惠州革命運動的始末·····	莊吉發	九四
記辛亥革命與鎮軍·····	吳家文	一〇二
黃克強先生給日本井上馨的一封信·····	彭澤周	一〇四
漢冶萍公司與日本的初期關係·····	彭澤周	一〇九
辛亥革命與漢冶萍公司·····	彭澤周	一三七

中國對西方外交制度的反應.....	王曾才	一六五
共產黨竄改『民生主義』之內幕.....	簡又文	一七九
談共產黨竄改『民生主義』之內幕.....	任卓宣	一八三
關於共產黨竄改民生主義問題.....	簡又文	一九〇
論「關於共產黨竄改『民生主義』問題」.....	任卓宣	一九五
史迪威事件之歷史價值.....	梁敬錚講 王化棠記	二〇一
修改銀行法的工作過程.....	張鉉闇	二〇五
李文齋先生與臺灣石油資源的開發.....	馬廷英	二一一
影響臺灣陶瓷工業區位因素之研究.....	黃明耀	二一三
大陸雜誌二十二年.....	本社	二三一
明治十年代日本的自由民權思想.....	李永熾	二三七
加藤弘之天賦人權政體觀的形成.....	李永熾	二六四
民六社與民選議院論.....	李永熾	二七三
明六社的成立與組織.....	李永熾	二八三
明六社的道德論.....	李永熾	二八九
明六社的文明論.....	李永熾	二九七
讀康有為「日本政變考」.....	黃彰健	三〇九
明治初期日人荒尾精的思想及其在華活動.....	李永熾	三二〇
日本帝國主義思想的形成.....	李永熾	三四二

武士道研究……………	賴勝烈	三七二
日本帝國南進政策中的石油問題……………	梁華璜	三八一
琉球亡國中日爭持考實(上)……………	梁嘉彬	三九三
琉球亡國中日爭持考實(下)……………	梁嘉彬	四一九
百濟武寧王陵發掘經過簡報……………	韓國許英桓	四四七
「百濟武寧王陵發掘經過簡報」跋……………	莊申	四五四
南韓居昌古墓壁畫簡述……………	韓國金鐘太	四五七
「南韓居昌古墓壁畫簡述」跋……………	莊申	四六二
「遼降羅斛」非「遼降於羅斛」考……………	金榮華	四六六
越南民族獨立運動史的研究……………	蘇珠琨	四六九
「抵鴉」圖考……………	金榮華	四七八
由鮮卑談到西伯利亞之今昔……………	江鴻	四八四
從最近兩屆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縱觀分子遺傳學之發展……………	程法彬	四九三
中國建築及庭園藝術遠播歐西的史實探討及其對歐西的影響……………	賀陳詞	五〇五

再論太平天國與民族主義

簡又文

壹 反對太平天國的新論調

吾國現代史家之不同情於太平天國者，非以此革命運動為無民族主義，則以其摧壞中國文化，前在拙著「太平天國與中國文化」(本刊三十五卷第一、二期)已根據事實，詳錄文件，一一辯正，無庸贅言。然最近又得聞一種反對太平天國之特別論調，竟以太平革命與漢倒滿之民族主義，違背國族觀念，為其失敗之基本原因。並以吾國「正史」包括歷代民族入主中國者之歷史以為論據，猶且引清代流亡之史(詳下)以為證。另引時人著作以中國不曾亡於蒙古及滿洲，而元之滅宋及清之滅明，不過吾國政權與朝代之變易，等於歷史中內部之轉動而已。此種論調之辯據，大概以為在中國疆土內全體人民向來原是一個國族，無華夷之別；其在歷代侵略中國之遺種部族，皆是國族中之一家兄弟也。誠如是，則蒙古滿洲之入主中國，不是以民族滅亡我華夏漢族，却是為中國開疆拓土，功德極其高大的了。持此說以論太平天國，無怪乎以其民族革命毫無理由，毫無價值，由是而引起一般抱持華夷不祥之國族觀念者之反對，卒至失敗了。照這樣推論下去，則曾國藩等之敵對及攻滅太平天國而支持滿清，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了。再根據此說而溯吾國二千年歷史中之一概振衰禦外、救國保種之種種民族運動與民族英雄，其價值與意義亦盡失掉，而我們全部國家民族的歷史觀，非被推翻而完全改變不可。嗚呼！此真聞所未聞、荒謬怪僻之論，影響於國人對民族國家之觀念者甚大，而且亦不符於史實者，烏可不辨？

粵自孔子著春秋，揭出華夷之別，楚夏大防之保護南國的民族大義，如天經地義，昭示後世，二千年來我中國人無敢背道而馳焉。或有引孔子「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之語，而強辯春秋大義只限於文化上分野之別並非民族華夷之別者。然所謂「披髮左衽」實指中國淪亡於夷狄復習舊禮制被變易之徵，猶之滿清既亡亡中國強迫漢族之

維繫垂危救易滿服也。是故孔子此言即是感觸管仲使中國不亡於夷狄之功。試細味「內諸夏而外夷狄」，「懷柔夷而教中國」之宗旨則知其明指內外華夷之別，非徒文野之分而已。

在歷史中，若周之僅克，秦漢之匈奴、西域，晉之五胡(匈奴、羯、鮮卑、氐、羌)，隋唐之西域諸國(如突厥、吐谷渾、契丹、大食、吐蕃、回鹘、龍庭、高昌等)以及東方之琉球、高麗、倭(日本)，以至宋之契丹、而夏、金、蒙古，降至明代之滿洲、民族其為「遺種部族」，則非中國本土之漢族可知。在事實上，一各自有其血統文化之種種源流，亦一各自有其獨立國家政治組織，而確為我華夏中國大漢民族之外，常與我國相敵相仇之異族異國。昔唐太宗統一全國，偕服四夷之後，自可在政治上作「版圖天下如一家」之豪語，但事實上天下多異族異國，何嘗是「一家」？吾國人亦從未視其為一家兄弟之親，如傳統之說法所謂「屏之四夷，不與同中國」是也。即在歷史中，凡有此等邊疆部族侵略我國家，或有佔據部分國土，或有佔據全國、成立政權、自建朝代如宋之蒙古、明之滿清，分明是異國異族之侵略行動，亡我中國，奴我漢族(等於時昔日本之併吞琉球，滅亡高麗，佔領台灣)，殊不能視為同一國族中兄弟閭閻之內戰(有如夏平罕閭爭地盤)，分明是國與國之國際性的戰爭(等於上次之中日大戰)，而由戰勝者擴充其本國本族之疆土與統治權於我國而視我漢族為被征服之奴隸。假如當年日本佔據了我全國，我同胞可指口「同種同文」視同為「國族」，而俯首貼耳，臣服於「東亞共榮圈」中，不作抵抗以圖復國乎？若反而號其擴大中國之功略，誠不知是何居心矣。然則古今來，我國同胞，凡遇異國異族之侵略，或佔據，本於春秋民族大義以援復國，正是合情、合理、合法、忠義英雄之舉，又何能視為狹隘的民族思想而違反國族觀念耶？則「國族」名稱與觀念，在滿清既亡、民國成立後，乃得流行，表示「五族共和」，聯合漢、滿、蒙、回、藏、為一中華大國族。若謂百年以前

遠至秦漢，包括所有中國本土之蠻夷戎狄同爲一「國族」，得毋貽時代錯誤之譏乎？至謂二十四史包括異國民族入主中國局部或全部者之歷史同列爲「正史」，則以國籍是中國也，史猶是中國史也，當然不能視爲外國史，不過是異國民族滅亡中國、主治中國之痛史而已。此仍不能爲同一國族觀念之論據明甚。

貳 由漢至元之民族思想

所可惜者，自漢以後，千餘年來歷代雖有民族英雄輩出，其保種衛國之偉跡昭彰于史冊，而春秋大義、華夷之論乃漸被忽略。遠在漢代，歷生捨義理而尚詞訟。魏晉以還，釋道玄學盛行，儒學衰微，而春秋大義不著。以至北宋，儒家則多講理學，重綱常，皆王安石更倡新法而廢棄春秋，其力事提倡或成或廢，幾夏大防之大義者。至南宋乃有開儒胡安國（字康侯，北宋哲宗紹聖進士，於南宋高宗時除中書舍人兼侍講），以春秋本孔子手所手刻之書，實爲傳心要點，潛心於事是二十年，著「春秋傳」。繼有孝宗之陳亮（龍川），數上書言中興事，極力提倡與廢棄絕之大義，雖紙上談兵，空言無補，要亦能于與金人議和之濃厚氣氛中，稍伸春秋振興復仇之大義者。時人陳魯夫論胡、陳二氏云：

「春秋爲中國撥亂反正之至高無上寶典，孔子作春秋之旨，不僅只在以筆削書法，使善人勸而淫人懼。而尤在嚴夏之防，立忠奸之辨，以攘外安內復讐討賊爲其執行手段。洎自杜預注左傳目春秋經爲史，王安石目春秋爲斷斷朝根不立學官，而春秋之大義非微言絕。六朝之五胡亂華，遼金蒙古之相繼寇家，皆由世人忽視春秋。南宋避虜臨安，吾浙兩省近在軍旅，所受外侮刺激最深。開儒胡安國雙眼獨具，特著春秋胡氏傳，闡明復讐復讐之旨，激勵當時民心士氣，以救亡圖存。於是舉國拒和主戰，而當飛韓世忠虞允文諸民族英雄，奮起抗金。繼安國之復，吾浙陳亮尤深明非春秋無以救國之義，其上孝宗四書及中興五論，立說皆本春秋。」（見李資：「孔學通詮」）

約與陳龍川同時之理學家朱熹，于南宋紹興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歲時上封事言：「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讎恥未除，戎虜之奸諂不常，生民之困苦已極，」而主張「修政事，復義旅」，認爲與金和議是「有害而無一利」，「違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違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至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五十歲，又上封事，痛陳時弊，于軍政財政諸方面提倡興革。此在政治立場上立言，又與陳龍川之放言高論有異者。

至與朱氏同時之心學祖師陸九淵（象山）則在純學者立場而大發振聵發聵之論曰：「吾人讀春秋，知中國春秋之辨，二聖之辨，豈可不復了所破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遊，亦爲可恥，乃復安，非懷義也。」此沉痛之春秋大義，復義旅，大復讐的思想與偉論，在其他宋儒中實所鮮聞者。

無如當世偏安小朝廷上，庸主在位，姦相當道，實行和金狄策，（近人論宋史者，有謂和議之見，實由宋帝在上陰主之，蓋不欲徵欽二帝之南歸，而有礙一己之繼位云。）以故，在朝在野雖有學者極力提倡，復義旅、復大讎之大業，實際上終不能挽回金賊已於江河日下之國運，而終使中國淪亡于蒙元異族也。吾人今日偉項岳武穆、陸放翁、文信國、鄭所南等愛國詩詞，能勿唏噓嘆息其雖能保存正氣，漢滅胡塵，無如大勢已頹，莫野因難，終無以挽回國家民族淪亡之惡運耶？（陸放翁有「遺民淚盡胡塵裏，終無以挽回國家民族淪亡之惡運」句。）「心史」有「誓以匹夫野國難」句。）「不事中之大業者，則以春秋大義，因內憂外患之壓迫，獲得昌明，不絕如縷，雖國運見危于一時，終有復興之一日。」

歷史鐵定的事實，蒙元之覆宋，爲我國漢族全部滅亡於異國民族之第一次。乃有程朱楊鼎之儒儒輩如許衡（仲平，魯齋）誓曰保衛儒家道統，屈膝臣元。當其應召赴都，有謂其一時而起，無乃太速者，則自作解嘲語曰：「不如如此則道不行」（見「魯齋全集」卷六之末。）及其得高位，論朝政，則上奏立國規模云：「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原，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進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國朝仍處遼漢，無事論此。必治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

也。」因其不辨華夷，忘離補外，但求異族保存帝國道統，使不殫力助其長久宰治中國漢族。此則以復五百年一般偽儒輩，倒重傳統文化而不惜犧牲民族國家的生命之邪說之端失也。

後來，清初呂留良評論云：「所謂朱子之後，如仲平（許衡）、幼清（吳澄），辱身枉己，而猶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為非。此道公權曰：『豈不知蒙古未嘗一日同化於中國？何況況夏大防，又非同化一事所能打破乎？』」又曰：許衡「用夏而未能變夷，未幾卒以凌夏」（上引自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卷五頁六四三，卷六頁六六〇）。洵是的論。究其極，彼偽儒輩不通辯口維護文化，保存道統以爲一身一家之功名利祿以及士紳階級之特殊利益許耳（見前文）。此則「文化漢奸」之惡論所由來也。

參 明代民族大義之昌明

及明太祖朱元璋崛起，乃本著春秋攘夷救國之民族大義，傳檄中原曰：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之內外，罔不臣服。」然遠人志士尚知恥服倒置之嘆。

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僑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予奉天命，間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

「此微詞旨激揚，實爲二千年中創見之民族革命宣言，而亦中國最先表現之民族國家觀念。」（以上引自蕭著卷四頁五三四）

自是而後，有明一代，春秋之民族大義昭著。先有方孝孺，專正統、別華夷之論，引仲太祖微文做義，發揮春秋大義，至爲透闢。至明中葉，復有大儒孫會陳白沙（獻章）先生繼起，「一四二八（一五〇〇），從道學家眼光發揮春秋攘夷救國之大義不遺餘力，

益爲透切，而爲歷來道學家所鮮見者。據故老傳聞，昔張宏範師入粵，適配宋末君臣後，即勒石於崖門奇石上曰：「張宏範滅宋於此。」先生深惡之，乃加「宋」字於其上，乃成「宋張宏範滅宋於此」。於是大漢奸出賣國家，禍害民族之罪惡，暴露無遺，可謂春秋筆法，一字之匠，屈於斧鉞之罪矣。」（按：其後，憲宗成化間，廣東巡按御史徐理題其臭名，削去原字，改刻「宋丞相陸秀夫死於此」，凡九字。見陳蘭芝「崖山記」，載「宋皇室紀念集」頁一七四。）

先生復視者提學趙瑄題刻於崖山石上，詩云：「忍看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精功奇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

又有表現濃厚熱烈的民族思想之詩多首，如：

「夷狄犯中國。要凌凌夫若。此風何可長？此恨何時中？」（寄賀何明府——建三忠廟於陽江）

「時息人間三百年。尋常典廢不須憐。羌胡此賊真無賴。中國何年堪守邊？信國不來知有漢。魯齊當任直忘天。（續按：魯齊即許衡。前人有釋此句者曰：「蓋不欲其屈身於元以奉春秋之義也。」）太空中語乾坤病。萬歲千秋老淚漣。」（次韻孫御史擬早臣）

「宋皆早梟奸增首。乾坤何得有行宮？三閭四廣成虛語。金虜胡元盡下風。結纓他日悲丞相。鬱屈何人識魏公。到此輸贏如反掌。」（崖山猶自紀元功。——宋行宮）

「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插北風。義重君臣終死節。時來胡虜亦成功。身爲左袒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鄂王宮。」（平崖）

「傷心欲寫崖山事。惟看東流去不回。草木暗隨忠魄布。江淮長爲節臣哀。精神貫日華夷見。義旅凌霜天地開。耿耿聖旌何處是。英靈抱帶海津隈。」（崖山弔陸公祠）

又於崖山「大忠祠」落成，高標「大忠」匾額之義云：

「國滅臣死，歷代之常。堂堂華夏，夷狄據而有之，非常之變也。過變而死，爲君義也。爲中國死，內夏外夷，春秋大義

也。大之者，種之也。文山（文天祥）、與張（世傑）、陸（秀夫）同祀，匾曰「大忠」，謹書法也。」

又有絕句諷之曰：

「天地神祠此大忠。百年舟得更誰同。蒼厓不是無春色。吹盡斜陽一笛中。」（「大忠祠」）

又有警句曰：

「海風畫號山木折。黑浪旋旋捲蒼崖。……有廟於此昭臣節。吾昔大書吾臨熱（按：「大書」指上言「大忠」匾）。」（「大忠祠」）

「其也發揚民族思想之詩句尚多，不勝錄。」（「與世仰同遊崖山作」）

其發揚民族大義如此，固黃鍾大呂之音、石破天荒之論，不待於宋明理學者中得未曾聞，即自「春秋」而後二千年來文學中所罕見者。是其儒學正宗之傳，華夏國魂所繫而堪為百世師者也。其影響於清初民族思想則尤為偉烈（詳下文）。

肆 發揚春秋大義之清初學者

至明末，滿洲人乘我國大亂，驅八旗之師入關，竊據中國。考滿人本為異族異國，自有其獨立的種族原始與建國歷史，而不同於我華夏漢族。史實彰彰，不可掩飾，不可掩飾，謂非亡我中國，奴我漢族，其可得乎？其間，雖先後有文文漢奸，或開門揖盜，引狼入室，或認賊作父，事警為君，而仍有不少忠肝義膽之士，不肯屈服於別清，或力圖匡復，壯烈殉國，或隱居泉林，保存氣節。至康熙間，更有遺民學者如顧炎武（亭林）、黃宗羲（梨洲）、王夫之（船山）等，著書立說，發揚民族思想。春秋大義賴以傳播。華夏國魂，竟不能滅。

亭林之「日知錄」（卷七）「管仲不死子糾」一條有云：

「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之所防禦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又或稱其「尊周室存華夏之大功」。此外，尚有「素餐欲行乎夷狄」一條，但題目仍存而全文被刪，原文當有數百言。至謂「有亡國、有一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語。亡天下實指民族而言，亡國則僅指朝代而已。可見其發揚春秋大義，道中肯綮。其後，呂國（晚村）釋曰：「看做管仲句，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於君臣之倫，為城中之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四書講義」卷十七）亦深得孔子之真意焉。又，「亭林之「得亡」時有句云：「地下相須告公姥。遺民猶有一人存。」（五省之四歲「顧亭林先生詩箋注」卷十七）未嘗之痛，能憤發絕。當六陽李陵，五陽思陵，拒受清命，堅不出仕，則是華夷之別，夷夏大防之精神之具體表現矣。

黎洲之「明夷待訪錄」或為本本、實民之說，雖未明言提夷之論，然當其於康熙己未送馬李野至京師，則戒以勿上河汾太平之累。可見華夷之別，亡國之痛，復國之願，固未嘗一日忘也。

至船山之「船山遺書」之提倡及發揚春秋民族大義，尤為透闢，尤為顯著。該摘錄數則於后云，以見一斑。

「民之初生，自紀其辜。遠其珍害，損其夷狄，建號惟君。故仁以自愛其類，義以自制其倫。雖許自相，所以殺貴中之姻姪也。」（「黃書」「後序」）

「智小一身，力舉天下，保其類者為之長，衛其害者為之君。故聖人先號萬姓而示之以獨貴，保其所貴，區其終亂，施於孫子，須於復聖，而可詳、可維、可革，而不可使其類聞之。」（「黃書」「原種」）

「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存云也哉？」（「後序」）

以上所陳之民族思想，乃認定民族之自由，為自然的規律，紀羣為人類的天性，故政治組織，立君治國，實為保類衛羣之必要。是故國家當為民族國家，政權當由本族掌之，異族異國之吞併侵侮，皆春秋大義所不容許者也。此所以盡公權詳曰：「其論種族，尤為透闢精警，直可前無古人。」又云：「船山所摘錄者，不僅為二千年中最後底之民族思想，亦為空前未有，最積極之民族思想也。」（同上引

至論及中夏衰微之原因，船山則以爲始於秦而成於宋。其論宋史云：

「改易武備，建置文弱，收總禁軍，棄老填籍。孤立於強虜之側，亭亭然無十世之謀……卒使中興趙鼎，形勢解散。一折而入於女真，再折而入於契丹。以三五漢唐之區宇，盡得負負並，漸喪殘削，以潰無窮之防。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秦開之而宋成之也。」（「讀書」之「古儀」）

「蓋王道泯絕而春秋之所大絕也。」（「原極」）（「德音印」，傳也。）

黃公權指出，船山「拋棄傳統思想中以文化爲標準之民族觀，而注重種族之界限，尤爲前人所罕發，足與近代民族主義相印證。」（同上卷五百六三七）如云：

「夷狄之與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不異焉。」（「讀通鑑論」一七）

「是故聖人審物之當然，而自吟其類，尸天下而爲之君長，區其靈異，滿其疑似，乘其蠢環，峻其壙廓，所以絕其禍而使之相抹。」（「原極」）

是故船山堅信春秋民族大義以夷夏大防爲絕對必要。我中國漢族斷不容異國異族之侵犯。此論有二要義：一曰，中國疆土之不可侵犯（見「讀通鑑論」七）；二曰，中國文化之不容侵犯（見「讀通鑑論」七，卷七）。甚至謂「即使極溫筆功成而墨，猶賢于戴異族以爲中國主。」

船山之民族思想之最低底底態度，則爲其尊華賤夷之說，蓋其認爲中國文化高尚優美，遠非夷狄所可及。我「神明之胄」自當爲控制四裔之主；必求達此目的，不問手段可也。故贊許漢武之討胡開邊。又論漢傳介子請軒轅王之事。乃曰：

「夷狄者，穢之不爲不仁，棄之不爲不義，誘之不爲不信。」（「信義者，人與人相於之道，非以施之夷狄。」）（「讀通鑑論」（卷四））

「……珍之不爲不仁，欺之不爲不信，斥其土，奪其資，不爲不義。苟與戰而必敗之也。珍之以金吾民之謂仁。欺以旗，行其所必惡之謂信。斥其土，則以文教修其俗。奪其資而以寬吾民之力之謂義。仁信以義，王伯之所以治天下，匡人道也。」（「春秋家說」卷三中，「昭公」）

最後，王氏對於歷代出賣民族、忘卻種外的痛杆，深惡痛絕，嚴詞責罵，得未曾見，至稱爲「小儒」，「小人儒」，甚至指斥爲「禽獸」，以其「趨利而忘義」，所謂「義」，蓋指「古今之通義」也（「讀通鑑論」卷十八）。其以華種輪爲絕不可破之民族大罪人曰：「石敬瑭之反……雖急請屈節以事契丹……僭臣割地，授子奉之權于契狄。」……于是生民之肝腦，五帝三王之……禮樂樂以入于狂瀾」（同上卷十三）。其後，繼契丹而起則爲女直（金），即復之滿洲；蒙古，禍亂無已，「人胥爲夷」；「傷及萬世，則萬世之罪人；自生民以來，惟秦維維維當之」（同上卷廿九）。又斥許衡標榜「用夏變夷」，投降蒙古，是助其竊中國「道統」，「達天而毀人極」（即「夷夏之防」）。其實則徒爲個人之目的，「排許書禮樂以爲竊捷之資」，「公然忘君父而不恤」，真「可賊而足可鄙」者矣（分見同上卷十三、十五、十八）。

當追尋船山民族思想之淵源，則不能不追溯到陳白沙先生。何以言之？考其「遺集詩分體稿」中之「柳岸陰」，和白沙先生及有關於白沙先生之作居其大半，且有不擇其學說間附及解嘲之作。現代學人中陳宗頤頗能領會及指出其爲白沙先生之詞響，餘指出其「柳岸陰」通半爲和白沙先生之作外，並謂「船山最能體會白沙而置之真神，曠世相感，尤值得特發者也。」（《陳白沙在明代詩史之地位》未刊稿）。船山既服膺白沙先生如此，無怪於理學上對於宋明之程朱與陸王兩派併融，而獨以張橫渠（載）及白沙先生爲例外且推崇備至矣（見王著：「張子正蒙廣論」）。且讀其發揮民族思想之偉論，與白沙先生若合符節。嗚呼！「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朱熹句）。源頭何在？活水何來？連則孔子之「春秋」，近則白沙先生之詩文也。（按：清初名學者之抱持春秋大義，民族思想者

尚有數名世、呂留良、曾靜、閻爾梅等，各有詩文傳世，茲不及。）

伍 民族思想之消沉

自是而後，滿人施用種種壓迫方法，屢興文字獄，務期遏絕我漢人之春秋民族大義。一般士子，在嚴刑峻法威迫之下，對於種族問題與革命言論，日漸噤若寒蟬，於是乎民族思想日漸消沉，轉以忠於滿族之君，愛其滿清之國為道德倫理之最為標準，且誤以爲儒學正宗焉。更有偽儒輩，不惜曲學阿世，取媚時君，提倡種種謬說，圖推翻我中國二千年傳統文化之春秋大義，而為滿清統治我國我極力維持。若乾嘉間之凌廷堪其始作俑者乎！凌氏以進士爲寧國府教授，治禮治史，聲聞於時。然其論史則護宋儒之主夏辨正統者爲「賤儒」，及感信貴賤賤華、外夏內夷、一反春秋大義之說。如謂：「清康之時，不幸而用季伯紀；紹興之際，素而不用胡邦衡。」其於秦檜、史浩，皆力持平反。又深惜元人不能重用廉頗、付以恢復之事，遂令明祖坐大而有天下。又謂「尼父之作春秋，亦書荆楚；左氏之撰國語，不遺吳越。」對於范長生、陳元達、張賓、王猛諸人，若不勝其仰敬之私。又爲「十六國名臣補贊」，旁及慕容恪、符融，目之爲宗賢。其立論如此，足稱爲許仲平（衡）之嗣響，無怪其自號「次仲」矣。其最爲顛倒是非、荒謬絕倫、而遺臭後代者，則爲其所作之「學古詩」，詩曰：

「史以載治亂，學者資考究。胡爲舉麟經，師心失所守。拘拘論正統，脫口即咄咄。拓跋起北方，征伐剪羣寇。干戈定中夏，豈曰無嫌愛？蓋爾江介人，戾星等禽獸。荒淫一德可，反居魏之右。金源有天下，四海盡稱首。世宗三十年，總共漢文德。南渡小朝廷，北面表臣構。奈何紀元宗，坐令大綱覆。免遭靖老生，永被見聞有。安得如橡筆，一洗賤儒陋。」（「校禮堂詩集」卷五。以上引自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第十章頁五〇九。六〇。）

黃公權聞斥其謬說亦至爲痛快淋漓，足以伸兩間正氣，毋春秋大義，若曰：

「凌氏論史，重治亂而輕種族，其立場恰與方孝儒、王夫之、呂留良、戴名世等相反。凌氏嘗謂「尼父之作春秋，……云云」（見上引）。聖人古史不排夷狄，則後儒以種族定正統者，皆當駁斥。凌氏以詩述其主張（見上錄）。本此見解以論史者，凌氏於異族政權每加擁護，異族功臣每加讚許，而六朝以後之漢族政權一致加以蔑視詆毀。如五胡十六國之「漢奸」張賓、王猛，均受稱許；南宋主和之秦檜、史浩應爲朝堂。惜金不滅宋，歎元亡於明。凡此驚人之說，實貴儒之謬說。凌氏大義不滅元，年爲定鼎之始。世祖入關十八年而明祀未絕。（簡按：康熙元年至咸豐初年，南宋於正統之外，以爲魏金瓶條。縱非有心取媚滿洲，而「認賊作父」，究爲其學識之一玷。）（同上卷五頁六五九。六〇。）

凌氏之謬說如此，宜永爲一般服膺春秋、忠愛國族者所唾棄，而乃今之反對太平天國民族主義之論者，居疑引其荒唐之言以作護符，真不知其居心何在矣。

儘管滿族內偽儒輩之曲筆詭辯如何說法，春秋大義華夷之別，終不能沒沒。即使滿清歷代君主自己亦公開承認是異國異族，大別于華夏漢族。于茲不能多所引，只錄數條以爲實證。皇太極崇德元年（一六三六）以金世宗事論諸王貝勒大臣，略謂世宗成子孫，勿效漢族。後者不尊，遂至滅亡。我國（滿洲）士年，初有幾何？因嫺於賄賂，所以野戰則負，攻城則取。（引自黃一山：「清代通史」卷上頁二二〇。）雍正二年，吉林官吏請建太廟、立學校，教滿漢子弟讀書。應考。世宗諭曰：「我滿洲人等自居漢地，不得已而與本國之習俗日相遠。惟烏喇（吉林）寧古塔等處兵丁不改易滿洲本習（中略）。」本朝龍興，混一區宇，惟恃實行與武備，並未嘗得虛文、事粉飾。然則我滿洲之實行不優於漢人之文藝、實古之經典哉？」（引自翁同龢著「清朝全史」，漢譯館二，頁四八。）雍正間所刊行之「大義覺遠錄」，原爲斥駁呂留良等之高備民族大義者，有謂：「蓋生民之運，

惟有德者可以爲天下之君一，「何得以華夷殊視？」是立論以爲立君在德而不在擇地也。又謂「本朝之有稱爲滿洲，猶中國之有稱爲夏禹也。舜禹也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曾何損聖德？」又謂「至於我朝之於明，則僅僭國耳。」（雍正七年九月上諭見弁首）。可見其不得不承認滿洲之於明，則僅僭國耳。（雍正七年九月上諭見弁首）。可見其不得不承認滿洲之於明，則僅僭國耳。是異國異族之事實，不適奉強役授以爲即使夷狄有德者亦可爲中國漢族之君而已。此則拾中國古代以文野而不以地域種族分別華夷之舊說以與宋明學者君臣綱常之偽說之牙慧，但究竟理屈詞窮，不能自圓其說，而春秋列華夷之大義，欲盡彌彰，此所以其子高宗甫立，即禁止「大義覺迷錄」之流播，時在雍正十三年之冬，猶未改元「乾隆」（見「東華錄」）。

至於像趙執國之春秋大義，雖上層社會士紳儒生崇若寶輝，民族意識日趨清醒，惟經明遺老及忠臣義士而透入下層民眾之秘密會黨，如天地會（即三合會或「三點會」）則繼續傳佈，絕不受偽儒某邪說之影響。保種復國之精神常得保存。則「天地會」有「三點革命詩」及「色頭詩」（見羅爾綱：「天地會文獻錄」頁三七）曰：

「三點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門莫通風。養成銳氣復仇日。誓滅胡清一掃空。」

「紅巾一條在手中。包在頭中誇英雄。招集五湖並四海。殺滅清朝一掃光。」

又於嘉慶十九年間，江西有洪門義士胡來權等起義反清，事敗被擒。來權在獄中作絕命詩四首致謝撫阮元（見蕭一山：「清代通史」新編三冊頁二）曰：

傳。爲有儒生入貳臣。」

(二)「南渡詞臣說彥章。筆鋒能押亦能揚。爲憐未解金人禍。草制徒工殺學綱。」

(三)「幾多豪傑輔元初。富貴人生不可無。論古且看明代史。因何文廟貶姚樞？」

(四)「讀書萬卷學維翰。五代雄才有幾人。惟向胡兒輕屈節。何如郾邑鐵將軍。」

大德雜誌文學叢書

第四輯第六冊

再論太平天國與民族主義

陸 太平天國民族革命

以上秘密會黨各時，復漢及清季的春秋民族大義，活現楮上，華夏國魂，忠義正氣，常留天地間，足見人心不死，所謂「禮失求諸野」，非歟？

尤堪注意者，則以異國異族之日本人士，亦一體承認華夷之別。如四方赤良（即「風流狂士蜀山人」，一七四九——一八二三）在其詩鄭成功版作中，竟有「忠義空傳國姓爺（成功賜姓朱，日人以此號稱之），終看紅鞋李中華」之句（見朱鼎：「鄭成功在日本」，載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香港「華僑日報」轉載中央社特稿）。奈何中國漢族中，反有不承認華夷之別者耶？

馮雲山、楊守清、石達開、羅大綱（原「三合會」魁）等，領導人物，均深受秘密會黨之影響，前明道老之民族思想之薰陶者。其後期則之領袖洪仁玕更明白揭出春秋復漢之大義（詩文已備載前篇）。現代著名史家多認謂太平天國為民族革命而稱頌之。如蕭公權論曰：「滿洲入主，以東朝興替，重建統制華夏之尊權。」（上引書卷五頁五九六）「太平天國含有民族革命之意義實無可否認」（下引東王西王徵文略）。……徵文之主旨皆如此。以較宋元璋之論中原，詞氣較揚，殆無遜色。吾人如謂宋徽為中華民族革命之第一聲，此足為其雄辯之副證。」（同上頁六六四）

錢鍾謂然而他們（洪等）已乾乾真以來漢代的更亂不同，他們能在中國近代史留下一頁重大的影響，正因此他們明白揭舉出種族革命的旗號。」（《錢著：「國史大綱」下冊百六十四）又曰：「元代革漢人主，乃以胡人而統治全中國。明室光復，但清代又是異族入主，又是以胡人而統治全國。」（見錢著：「民族與文化」頁十一）。是春秋華夏之別也。

蕭一山則曰：「以民族主義而另建新朝，以宗教革命而除舊佈新，此秀全之基本態度也。」（上引書頁六二）「此徵文（見前文）重在排滿，未多倡教，用語頗類明太祖之討元徵文，可見太平起

義，仍以民族主義為號召，與天地會之反清革命如出一轍也」(同上頁七三)。又論及洪仁玕之詩文(見前文)則曰：「太平天國之革命思想，無疑乃出之於民族主義。」(同上頁二九六)再則曰：「實則洪氏之可稱者，惟在實行民族革命一端。天地會所創之大業，賴洪氏以承其緒。雖天國滅亡不旋踵，而民族革命之勢力，不惟不衰，且昌大焉。」(同上頁三一七)

彭澤益論曰：「就太平天國而論，它的目的為『奉天討胡』，『平民伐罪』，爭取漢民族的解放和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自由平等，可說是革命的義戰。」(彭著：「太平天國革命思潮」頁八七)

(共產黨史家均亦承認太平天國有民族革命性，茲不錄。)

對於太平天國史有專門研究之施友忠氏(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最近印行「太平天國之意識形態」(英文)鉅著，研究本題，最為透徹。結論認為「種族問題是太平思想中之一個重要的分子。大概太平人物之得有此種族問題之概念，一方面是由於秘密會黨(三合會)之影響，我們追溯這一觀念達至孔子(春秋華夷之別)。(他們(洪等)必由他們(明遺老王、黃、賴等)的觀念而得到大大的靈感。雖太平意識形態與那幾位學者之文字上的直接關係未得見，然則太平人物(千王洪仁玕)曾借用顧炎武解釋舊的考試制度科名之全文，則他們的民族意識是由於那幾位明遺老之靈感不是無可能的。」(Vincent Y. C. Shih: the Taping Ideology, pp. 243, 253,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華國父遺教

然而對於太平天國民族革命了解最深而擔荷最重的，不能不推國父孫中山先生。彼不獨洞悉太平天國的思想是源出春秋之民族大義，而且他個人的革命思想與其所領導的、終成大功的、與漢反清的民族革命，是同樣以春秋大義為基本原則的。不特是他個人，幾乎全體的革命同志、殉國烈士，由「興中會」至「中國同盟會」，以及在「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此大義貫徹始終。茲再對國父所發表之思想與理論，盡量錄後。(其他革命黨人之言論，不及備錄。)

此為研究此問題者萬不可忽略者也(以下錄自「國父全集」，民五五年臺灣三版)。

自傳 (民前十五年，一八九七，作於美國)

「乃自清虜入寇，明社丘墟，中國文明淪於蠻野，從來生民禍烈，未有若斯之至也。中華有志之士，無不扼腕痛心。此僕所以出萬死一生之計，以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而扶華夏於分崩之際也。」(頁三三八)

支那保存分劃合論 (民前十年，一九〇二，八月在日本「江蘇」第六期發表)

「至清朝以異種入主中原，則政府與人民之隔膜尤甚。當入寇之初，屠戮勤以全城，搜殺常稱旬口。漢族當城之大，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山澤遺民，仍有餘恨，復仇之念，至今未灰。而清廷常圖自保，以安反側，防民之法加密，漢滿之界尤嚴。其施設之策，務以滅絕漢種愛國之心，泯散漢種合羣之志，事事以刀鋸繩墨，以利誘誘奸邪。凡今漢人之所謂士大夫，甘為清朝之臣妾者，大都入此利誘之牢中，陷於奸邪而不自覺者也。間有聰明才智之士，其識未嘗不足以窺破之，而猶死心於清朝者，其間必忘本性、味天良者也。今之樞府重臣，封疆大吏，殆其流亞耶？而支那愛國之士，忠義之民，則多以漢奸自居者也(看下文接語)。」

夫漢人失國二百六十年於茲矣。國快復之舉，不止一次，最彰彰在人耳目者，莫如洪秀全之事。洪以一介書生，貧無立錫，毫無勢位，然一以除虜朝，復漢國，振奮國人，則登高一時，為谷皆應，雲集萬眾，景禮景從，一年之內，連舉數省，破武昌，取金陵，雄據十餘年，復以英國助清，為之供給軍器，為之教領士卒，遂為所敗；不然則當時清之為清，未可知也。

今正清朝削弱，愚昧昭彰，國難離心，天下共棄，愛國之士，忠義之民，方當誓心天地，鼓舞國人，磨厲待時，以圖恢復。則漢人者，失國二百餘年，猶不忘恢復之心，思脫異種之厄，其堅忍之志氣，愛國之性質，固有異人者矣。」(頁三六七—六八)

(簡按：國父別言：「中國之見滅於滿清，二百六十餘年，而不能恢復者，初非滿人能滅之，能者之也。固有漢奸以作虎俵，蹂躪同胞而掘異種，始有吳三桂、洪承疇以作倡，繼有曾國藩、左宗棠以爲厲。」曾等之被稱爲「漢奸」至此始，非始自共產黨史家也。○上語另見「總理全集」第一集下冊頁一〇七二。)

中國問題之真解決(譯文)(民前八年，一九〇四，發表於美國報端)

「滿洲之未併中國以前，實一生番游牧牧部，獵捕於阿穆爾荒漢之間，時使掠中國治界居民。迨至明末中國亂，滿洲人遂得乘虛而入，猝奪北京，直如野蠻人之盜入羅馬帝國，時一六四四年也。中國人民初不甘爲異族之奴隸，抵抗甚烈，而野蠻之滿洲人，亦竟毫無顧忌，專以強力壓制。中國人民老幼婦孺之慘受荼毒者，數計百萬，處爲其奴，家爲其抄，直至盡服從其服式制度始已。即如髮髻一事，所屠戮者亦幾萬人，流血千里，殺人盈城。此後中國之人民遂歸服於滿洲人之治下。」(頁三六九)

駁保皇報(民前八年發表於檀香山隆記報)

「試問其所愛之國爲大清國乎？抑中華國乎？……若彼所愛之國爲中華民國，則不當以保皇爲愛國之政策。蓋保皇權而奴中華，非愛國也，實害國也。……既知中華亡國二百六十年，不圖恢復，獨竭力以阻人之言恢復，言革命，是誠何心哉？」(頁三七七)

中國同盟會軍政宣言(民前七年，一九〇五)

「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歷二六十年之腥膻，復四千年之祖國，譯四萬萬人之福祉，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凡我國民皆當引爲己責者也。雖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今漢人倡革命義師，殄除胡虜，此爲上繼先人遺烈，大義所在，凡我漢人倡革命，當無不曉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祇以驅除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下)遂因國民革命而顧民權、民生，略。」(國民革命之大旨，如下四端。)

(一)驅除韃虜 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爲邊

患。後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迫我漢人，爲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無算，我漢人爲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餘年於斯。

(二)恢復中華 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以下)(三)建立民國，(四)平均地權，略。」(頁三九三)

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民前六年，一九〇六，十月在東京演講)

「滿洲入關，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們漢人，就是小孩子，見着滿洲人也是認得，總不會把他當作漢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根本。……因爲我漢人有政權便是有國。假如政權被不同的人所把持，那就雖是有國，却已經不是我漢人的國了。……我們已經成了亡國之民了。難道我們漢人，就甘心於亡國？想起我漢族亡國時代，我們祖先是肯服從滿洲的。閉眼想想，歷史上我們祖宗流血成河、伏尸蔽野的光榮，我們祖宗很對得住子孫。所難過的，就是我們做子孫的人！再想想以後滿洲政府惡民時代，我們漢人面子上從他，心裏還是不願的，所以有幾回的起義。」(簡按：這當然包括太平革命。……)到了今日，我們漢民族革命的風潮，一日千里。那漢人也偏排漢主義。他們的口頭話，是說他的祖宗有團結力、有武力，故此制服漢人；我們要長保這力量，以便永居人上。……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民族的國家。……試想明太祖驅除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頁四七九)

中國同盟會本部宣言(民前一年，一九一一)

「唯我黃祖，極祖武烈，載定鴻基，實肇中邦，以遺孫子。有明之時，遭家不造，觀此開元。蓋爾韃虜，色威傷心，乘間竄陸，盜竊神器。渝承統於系虎，喪華胄於典彝。偏綠水青山，盡歿馬跡。蓋香族之不復見天日者，二百六十餘年。故老遺民，如史可法、黃道周、倪元璐、顧炎武、黃宗義、王夫之諸人，屢春

秋夏夏之防，扼絕軍沉淪之痛。孤軍一旅，慘戔牙於同仇；下筆千古，傳檄驚於末世。或遭屠戮，或被焚燒，中心未遂，先後墜落。而義聲震於流俗，流傳人間；父老遺傳，而在耳目。自延平（鄭成功）以抵金田（洪秀全），吾伯叔李諸姑仲奉先烈遺志，祖烈矣（中略）。

嗟乎！自隳藩入關，僅樂滄矣，腥膻之氣，猶撲撲夏。吾民薰習已久，斷其本性，神智黯慘，大隳國風，所舍已深，而卑險陰鷗，煇煇觀衆諸惡德，西經錯紉，盤鬱膠着於腦際，至不可脫拔，尚流染以。明偽奇，是東胡之罪，而吾民亟當清洗者也。」（下略）（頁三九四）

軍政府大總統布告同胞文（民前一年，一九一一）

「昔我皇太后黃帝新穠氏，奄有中土，建國萬區，必先南討豈尤北逐獯鬻？」少昊高陽繼之，以至唐虞，亦先伐三苗，時乃黎民於庶。若夫堯方逆命，商則征之。僕流南倭，周夷夏之。匈奴光初入寇，如秦如漢，討而滅之。由是以觀，可知處夏大防，爲我歷代聖人之必嚴且厲者。」……胡天不弔，屢違鞠凶。帝室不綱，首先廢明或以禍我中夏，次則唐謀不善，披瀝宣戎。宋雖其末，歷道金遼之毒。胡元乘間，於是我中國始爲亡國之機縱矣。」……往者，天禍東華，明祖赫然震怒，放逐元虜，宅都於燕。漢宣山阿全辟故土，亦云快矣。惟意急注建虜，親我國難多故，竟竊據我國土，……厥後耿精忠倡亂於閩，鄭成功繼起於台，而李先地爲虎作倖，甘從同類。洪楊奮興於粵，賴張馨應於豫，復有曾國藩爲盜作倖，自忘同胞。嗟乎！彼三桂固卑卑不足道，若耿、鄭、洪、楊、賴之世，李、曾、諸民賊苟勿破壞，則吾漢族子孫早已安居淨土，何至多受此數十年黑暗之苦哉？」（頁四四

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民元一九一二，四月一日，

「自二百六十年前，中國亡於滿洲，中國國光復之舉，不知凡

10

是。各處會黨領袖，皆是欲實行民族主義的。五十年前，太平天國即純為民族革命的代表。」（頁四八三）

祭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文

「嗚呼！在昔建炎，蕩奪中土。凶德腥聞，天神怒。嗟我種
孫，降僭倣。念痛茹辛，執陪之屬。種旗義影，倏儼奮發。討
賊義師，爰起百粵。」（下略）（頁五〇五）

「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

「中國幾千年以來，遭受過了政治力的壓迫，以至於完全亡國，已經有了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第二講頁一九一）

一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發展和種族國生存所寶貴的。中國到今日已經失去了這個寶貴。……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已經失去了，這是很明白的，並且不止失去了一天，已經失去了幾百年了。試看我們革命以前，所有反對革命很利害的言論，都是反對民族主義的。再推想到幾百年前，中國的民族思想，完全沒有了。在這幾百年中，中國的書籍裏頭，簡直是看不出民族主義來，只看見對於滿洲人的歌功頌德，甚歷深仁厚澤，甚歷食毛踐土，從沒有人說滿洲人是甚麼東西的。近年革命思想發生了之後，還有許多自命爲中國學士文人的，天天來替滿洲人說話。譬如從前在北京辦『民報』時代，我們提倡民族主義，那時因為我們民族主義的人，便說滿洲僅換入主中華，我們不算亡國，我們滿洲人受過了明朝寬裕將軍的封號。滿洲人來推翻明朝，不過是歷代朝廷相傳的接替，可說是易朝，不是亡國。然則從前做過中國國務總理的英國人赫德，他也是曾經受過了中國戶部尚書的官銜，比如赫德來滅中國，做中國的皇帝，我們可不面說中國不是亡國呢？（『第三講』，頁一九六）

『當康熙、雍正時候，明朝遺民持滿洲之風，還是很盛。所以康熙、雍正時候便出了多少書，如『大義覺迷錄』等，說漢人不應該反對滿洲人來做皇帝。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說：『舜是東夷之

該反對滿洲人來做皇帝。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說：舜是東夷之

人，文王是西夷人之人；滿洲雖是戎狄之人，還可以來做中國的皇帝。○由此可見康熙、雍正還自認爲滿洲人。到了乾隆時代，達爾、漢兩個字都不准人提起了，把史書都要改過；凡是當中關於宋元歷史的關係和明、清歷史的關係，都通通刪去。所有關於記載滿洲、匈奴、韃靼的書，一概定爲禁書，通通把他銷滅，不准人家收藏，不准人看。因爲當時達爾的書，與通好幾回文字獄之後，中國的民族思想，保全在文字裏頭的，便完全銷滅了。○

（同上頁一九七）

「中國的民族主義既亡，今天就把這個亡了的原因拿來說一說。此中原因是很多的，尤其是被其征服的原因爲最大。○凡是一種民族征服別種民族，自然不准別種民族有獨立的思想。好比高麗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現在就要改變高麗人的民族思想。……漢的時候與通了好幾次文字獄，但是康熙還不如乾隆狡猾，要把漢人的民族思想完全消滅。康熙說他是天生來做中國皇帝的，勸人不可逆天。到了乾隆，便更狡猾，就把滿洲的界限完全消滅。所以自乾隆以後，智識階級的人多半不知有民族思想，只有傳到下流社會。但是下流社會雖然知道要『殺鞏子』，只知道當然，不知道所以然。所以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消滅了幾百年。○」（同上頁一九七——一九八）

捌 結 論

綜合以上的新資料，益可證實前篇的結論爲正確，而近人之藉口國族主義以反對或非太平天國之民族革命者爲荒謬之論。我們不得不承認崇元之滅宋與滿清之滅明，確是異國民族亡我華夏中國以擴大其本國，如視我神明漢族使歸服其本族。○我們又不得不承認來明之覆元復國，太平天國之討滿興漢，與 國父倡導的國民革命之打倒滿清

而建立民國，是六百年來我國一脈相承之民族革命運動。其間，雖有成敗，而革命的真義與性質之重要則同一。○今乃以太平革命出于強烈的民族思想而達於國族概念而厚非之，殊不知歷史上——尤其七百年來持此華夏無別之國族概念，且願保存道統文化而甘心犧牲國家民族之生命以護護或同情于異國異族之偽儒、「漢奸」、「民賊」輩，皆是違背孔子春秋大義而揚棄中國文化之至要至大的原則者也。○類例是非，清亂皂白，孰有踰此？不特此也，益有甚焉者。○誠如此說，則國父與革命先烈以至各革命領袖等之民族革命思想皆源于「春秋」之攘夷救國之旨；而我中華民國之學造亦同樣基于春秋大義，得與亦與太平天國同被視爲錯誤而達於國族思想者耶？○然何以國民革命卒成「驅除鞏虜，恢復中華」之大功？○持此種論者必須在理論上與事實上答覆這兩問題的。○

最後，我們解決這個「民族」與「國族」問題，自應把持歷史觀（或稱時代觀）。○在民國成立之前，民族主義是顯復以異國族亡我中國、奴我漢族之滿清，而恢復我國我族之自由獨立。○自此以後，民族主義乃演進而有新意義，「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國」（見民十二年，一九二三），「中國國民宣言」，同上「全集」頁七五三。○自是而後始成爲真正的「國族」焉。○此 國父之所謂「積極的民族主義」，屢見諸公開演講，昭示國民者也（同上頁一八〇，五三四——三五，八八九，八九〇）。○是故「春秋」內夏外夷、夷夏之別，攘夷救國之旨，亦應隨而演進，由漢族與普特其他各族聯合之國族共同努力，以抵抗外國之侵略而保衛我大中華民國。○惟有本於此歷史觀以而論太平天國之民族革命態度方得公平，史實方得其確，理論方得正大，此即是前文關於太平天國民族革命的結論之意義也。○

民五八、六、一、初稿

十、十六、增訂

（原載大陸雜誌第三九卷第三期）

